

区域动态（撒哈拉以南非洲）

目录

专题聚焦	2
非洲资源民族主义：概况、发展与影响	2
各国动态	12
非洲	12
非洲	12
刚果（金）	12
埃及	13
索马里	13
南苏丹	14
乌干达	14
塞内加尔	14
塞拉利昂	15
津巴布韦	15
肯尼亚	16
乍得	16

专题聚焦

非洲资源民族主义：概况、发展与影响

近年来，受新冠疫情、供应链运转不畅、碳达峰与碳中和行动、美联储货币政策等国际事件的叠加影响，全球矿产资源的供需不平衡矛盾日益显现，关键矿产的供应短缺和价格大幅上涨引发了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抬头。此种现象主要在非洲、拉美和亚太地区蔓延，常以强化资源主权、控制资源流向、提升资源价值为目标。与传统资源民族主义不同，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政策显著减轻了其严厉程度，主要采用提高税费等政策手段，即便采取国有化或重新谈判合同等激烈举措，仍基本尊重已有的采矿合同。具体而言，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式：提高税率或特许权使用费率、实施征收或资产国有化、重新谈判或停止已有合同、限制或禁止原矿石出口和探讨建立产销联盟等。资源民族主义的形式多样，但其核心目标一致：强化政府在资源部门的主导作用，提升国家在资源利益分配中的份额。

在全球范围内，资源民族主义的实践各不相同，但在非洲，这一现象尤为突出，且具有独特的地域特性和历史背景。非洲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大陆，从黄金、钻石等传统矿产再到锂、铀等关键矿产，各类自然资源的储量均位居世界前列。然而，长期以来，非洲国家在全球资源市场中往往扮演着被动的角色，其资源开发多由外国企业和政府主导，本地利益经常被忽视，导致了“资源诅咒”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非洲各国逐渐兴起了一波强烈的资源民族主义浪潮。不同于更侧重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拉美与亚太地区的资源民族主义，非洲的资源民族主义不仅仅是对经济政策的选择，更是对历史上资源掠夺和不平等交易的一种回应。这种政策反映了非洲国家对自身发展命运的掌控愿望，以及在国际关系中权力动态的重新定位。

本文从三个主要方面全面探讨非洲的资源民族主义：首先，对资源民族主义及其相关概念进行详细界定，为理解其理论背景和实际应用奠定基础。其次，分析非洲资源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发展轨迹，探讨影响其演变的关键因素。最后，通过南非、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三个案例，具体考察资源民族主义的表现及其对各国的影响。

一、资源民族主义的概念界定

资源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复杂而多维的概念，在学术界和国际政治舞台上一直备受关注。然而，对于资源民族主义的定义却并不一致。谈到资源民族主义，首先需要简要阐述几个与其相关的概念，比如“政府”、“国家”、“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

首先，政府是指管理和统治一个特定领域内的社会群体的机构或组织。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其著作《利维坦》中将政府描述为“一种社会契约的产物，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个体的生存与安全”。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中，政府的角色和职责可能不同，但其基本功能是通过制定和执行法律来管理国家的日常运作；其次，国家是一个具有政治权威、明确的领土、人口和主权的独立政治实体。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国家

定义为“在特定的领土之内对暴力的合法垄断”。国家不仅负责维持内部秩序，还担负经济管理、社会福利和国家安全等多方面职能；再次，民族通常是指在共同的历史、文化、语言、宗教或种族等方面有着共同认同感的人们的集合体。在政治学中，民族被视为国家形成的重要基石，因为共同的民族认同有助于增强国家的统一性和凝聚力；最后，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强调民族认同的重要性，并促进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民族主义与政府、国家和民族之间相互交织。民族主义影响着国家的形成和政府的行为，同时也受到国家和政府的塑造和影响。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对民族认同的强调，这与国家和政府的运作密切相关，共同塑造了政治和社会的格局。由于早期的欧洲现代国家通常是民族疆域与政治疆域相同，因此现代国家又被称为民族国家。

在资源民族主义的背景下，政府、国家、民族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尤为复杂且密切。政府在资源民族主义中扮演关键角色。通过立法和政策实施，政府可以保障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如矿产、石油和天然气。这种控制旨在促进国家的自给自足和减少对外国资源的依赖，进而增强政治自主和经济独立。资源民族主义加强了国家与民族的关联。国家不仅是政治实体，也是民族认同的象征，特别是在资源丰富的国家。国家利用其资源作为一种国民团结的工具，强化了国民对国家的忠诚和认同。资源的控制成为了民族自豪感和国家主权的重要标志。民族主义在资源民族主义中起到核心作用。它不仅促进了对本民族资源的控制的认同，还强化了国家对这些资源的控制权是正当和必要的观念。民族主义倡导国家利益至上，认为资源应首先服务于国家的民族，而不是外国力量或国际公司。综上所述，资源民族主义不仅重塑了政府、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使资源与政府通过民族主义更加紧密的整合，还稳固了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社会结构。通过资源民族主义的话语，国家能够增强其主权和国际地位，同时内部民族认同也因对共同资源的管理和利益而更加强化。

资源民族主义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发展中国家纷纷取得政治独立，它们争取本国自然资源主权的民族意识不断上升。但是，当时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民族主义仅仅是一种政治意识，在政策上并没有取得成功。在国外，关于资源民族主义定义的讨论早已有之。美国能源问题专家戴维·马雷斯（David R. Mares）认为，“自然资源是一种国家继承的遗产，资源民族主义的目标是最大程度地获得收益以推动国家发展，其手段是政府设定能源的勘探、生产、运输和分配的条款”。简单地说，资源民族主义“涉及政府通过选择性和独断性的资源政策对资源产业实施控制，这些政策旨在实现某些政治或经济利益，而这些利益在其他情况下无法获得”。这一定义清晰地介绍了资源民族主义的目的、手段和内容，但未能充分反映出推动此类政策的民族主义情绪。英国政治学者约翰·查尔兹（John Childs）对前一定义进行了有益的补充，他将资源民族主义定义为“（民族）国家对其主权领土内的自然资源进行经济和政治控制的倾向”。与此同时，美国政治学者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指出，“资源民族主义是指资源大国将本国资源的控制权从外国企业转移到国有企业的手中”。换言之，资源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资源国有化。近年来，国内对资源民族主义的定义也展开了丰富的探讨。张建新认为“资源民族主义指国家日益加强其资源主权、控制

其资源流向、强化其资源价值的一种政策”，换言之，就是指“矿产资源领域日益流行的一种国家主义或新重商主义政策，反映了主权国家及其政府维护或控制本国矿产资源的一种强烈的思想意识”。罗圣荣认为，“资源民族主义是一个国家基于对本国自然资源拥有充分和永久主权的认识，将发展理论与民族主义相结合，通过控制或支配资源等经济手段来实现经济、政治等国家发展目标的一种民族主义”。

综合借鉴以上学者观点可见，资源民族主义是一种复杂的国家策略，其主要目的是加强政府对国内自然资源的经济和政治控制。这种策略确保政府在资源部门拥有决定性的主导地位，以及在资源利益的分配中获取更大的份额。通过这种控制，国家旨在强化其对资源的主权，确保资源利益最大化地服务于国家的发展目标。

二、 非洲资源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20世纪50至60年代，非洲国家纷纷独立，导致了资源民族主义的兴起。随后，70年代以来的经济变革和全球化塑造了其发展轨迹。本章节将探讨非洲资源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及其在21世纪以来的演变。

（一）非洲资源民族主义的兴起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非洲大陆经历了一场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浪潮，众多国家相继实现了政治独立。这一历史性事件不仅彰显了国家主权的重要性，也激发了非洲国家对本国自然资源主权的追求，从而推动了资源民族主义意识的兴起。然而，在当时，非洲国家的资源民族主义仅仅是一种政治意识，并未在政策层面取得实质性成功。这种局面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因素所致：首先，非洲国家政治力量单薄，难以承受激进的资源民族主义带来的后果。许多非洲国家在实现政治独立后，政治体系尚未完善，政府治理能力不足，难以有效应对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和压力；其次，资源勘探、开采技术和国际市场仍然主要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掌握，非洲国家在资源开发上缺乏自主权和技术支持。即使获得了自然资源的主权，也无法有效转化为经济收益，导致资源民族主义的政策难以实施；最后，尽管一些非洲国家希望通过资源民族主义来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缺乏足够的国际政治力量和协调机制。在面对发达国家对抗资源民族主义的集体行动时，非洲国家难以形成统一战线，导致其在国际关系中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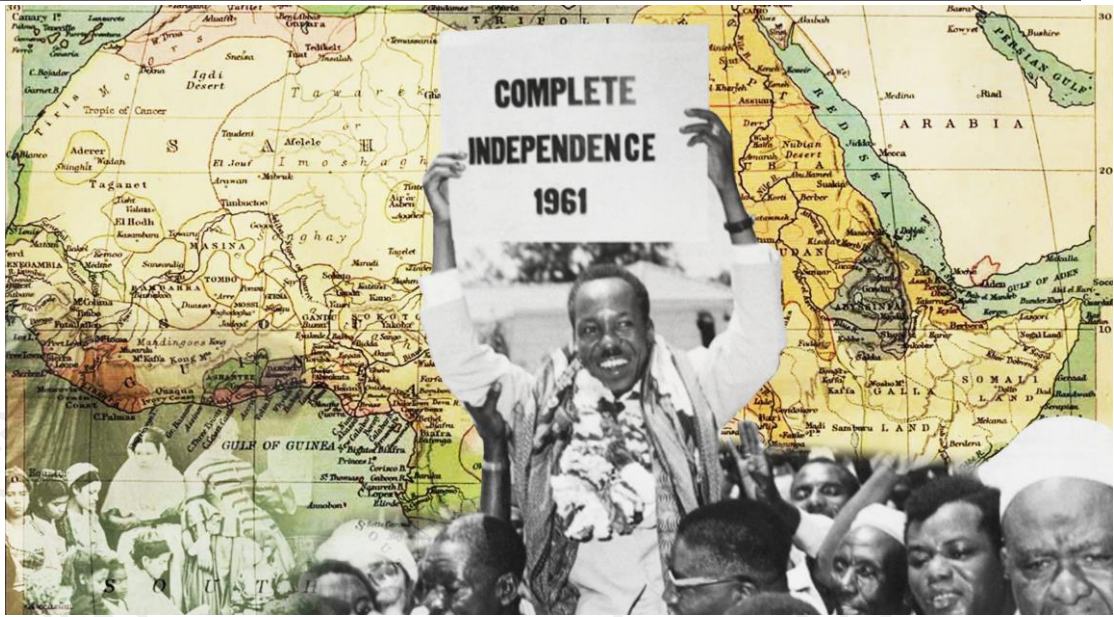


图 1：20 世纪 60 年代非洲国家纷纷独立

<https://www.choices.edu/curriculum-unit/colonization-independence-africa/>

然而，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中东产油国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通过合作形成了更强大的力量。另一方面，美苏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日益激烈，使得对资源的控制变得更加重要。可以说，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以及 80 年代初期，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在新国际环境下对本国资源实行了国有化，这为资源民族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在非洲，随着新的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分配，许多撒哈拉以南的国家开始认识到自主管理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国家逐渐意识到，单纯依靠国有化和资源控制难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非洲国家开始了经济结构调整，包括资源部门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了支持，旨在引入外资和提高资源开发的效率。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许多资源租金流向了私人企业，尤其是国际石油公司，而国家则因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而导致经济秩序的紊乱。当时，非洲国家面临着如何平衡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国家主权与国际合作的复杂挑战。

简言之，第一波资源民族主义主要发生在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新独立的国家试图通过全面国有化措施控制其自然资源，以支持国家发展和经济自主。这一波改革措施的实施结果及其所带来的效率问题和经济挑战，推动了对资源民族主义策略的再思考，从而催生了第二波资源民族主义。自 21 世纪以来，第二波资源民族主义更加注重通过监管和税收策略来优化资源收益，而不完全依赖国有化。

（二）非洲资源民族主义的发展

21 世纪起，非洲大陆经历了资源民族主义的第二波浪潮。与第一波浪潮相比，第二波浪潮在其监管干预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克制。第二波非洲资源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对石油资

产实行国有化，限制外资进入碳氢化合物部门，制定新的管制法规，增设国有石油公司，与投资者签署更严格的合同等。在非洲，资源民族主义并不意味着资产的重新国有化，而是通过新的管制结构、更有利的财政条件以及国有石油公司扮演更重要角色等手段，使国家从自然资源中获得更大利益。非洲国家在这一时期并未普遍采取全面国有化或强制本土化的措施，而是更倾向于通过调整税收政策来增加来自矿业的国家收入，例如提高资源出口关税或增设矿产税。此外，这些国家还通过加强监管框架和能力建设，试图改善资源管理的透明度和效率，促进矿业与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从而增强经济的多元化。这种策略的实施反映了非洲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对经济策略进行重新评估的需求，试图在不彻底摒弃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基础上，调整和优化资源管理。当前的资源民族主义浪潮并非历史重演，它并没有导致对早期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彻底否定。关于第二波浪潮的关键特征，内姆·辛格（Jewellord Nem Singh）将其描述为“变革中的连续性”，即结合干预主义和市场化改革的策略。这种策略的实施反映了非洲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对经济策略进行重新评估的需求，试图在不彻底摒弃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基础上，调整和优化资源管理。这种变化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非洲国家采取了新的税收政策，增加了从矿业中获得的国家收入，以确保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其次，通过改进监管和监督，强化监管机构和能力的建设，提高了对矿业活动的监控和管理能力，包括环境保护、劳工权益和公平贸易等方面的法规得到遵守；最后，通过推动矿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的联系，如制造业和建筑业，降低了对单一资源出口的依赖，促进了经济多元化和本地价值链的发展。尽管对外合作和私有化模式仍然是非洲能源政策的主调，但进入 21 世纪以来，非洲精英阶层日益形成了一种共识，即国家应该拥有并管理其领土上的自然资源，强调外国技术、管理和经验的本地化，并逐步将管理权转移到本国。这种共识的形成标志着非洲资源民族主义的卷土重来。

总的来说，21 世纪以来非洲的第二波资源民族主义表现出一种变革中的连续性。通过调整税收政策、加强监管和促进产业间的联系，非洲国家试图在全球化背景下优化资源管理，实现经济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这种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国际市场的挑战，同时也反映了非洲国家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和调整。

三、 非洲资源民族主义的表现与影响

为了更好地展现非洲资源民族主义的表现与影响，本章节选择了尼日利亚、南非和坦桑尼亚三个典型案例。上述三国在资源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展现了独特的策略和实践。通过对它们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资源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的演变，以及国家在自然资源管理上所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



图 2: “资源诅咒”阴影依然萦绕非洲

<https://georgetownsecuritystudiesreview.org/2022/04/01/the-resource-curse-colonialism-and-the-hypocrisy-of-western-climate-leadership/>

在尼日利亚获得独立后不久，该国采取了强有力的国有化措施，尤其是在石油行业。1969 年，尼日利亚通过了《石油法》（Petroleum Act），该法律宣布所有地下石油资源归国家所有。随后，1971 年尼日利亚成立了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NNPC），作为国家控制石油资源的主要工具。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浪潮主要是出于对经济自主和支持国家发展的需求，国家力图通过全面控制其自然资源来实现这一目标。进入 21 世纪，尼日利亚的资源民族主义策略发生了显著变化。政府开始更加关注通过监管和税收策略来优化资源收益，而不是简单的国有化。具体而言，尼日利亚政府重新审视了其石油收益管理方式，实施了多项改革以增加政府收入和提高行业的透明度。例如，2007 年的《石油工业法案》（Petroleum Industry Bill）提出了提高国内公司在石油行业中角色的建议，并强化了对外国投资的监管。同时，尼日利亚政府通过调整税收体系来增加从石油行业中获得的财政收入。具体而言，尼日利亚政府修改了与石油公司的合同，引入了更为严格的租金和税收规定，以确保国家从其自然资源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经济上，尼日利亚的国有化和后续的监管与税收策略显著提高了国家从石油资源中的财政收入。尽管国有化初期可能吸引了国内资本的投资，但长期的国有化政策可能使外国直接投资受挫，特别是在政策不透明或变动频繁的情况下。政治上，资源民族主义政策有助于加强政府对重要资源的控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尼日利亚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尼日利亚的资源民族主义从依赖国有化到重视监管和税收的转变，体现了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策略的调整和成熟。这两个阶段的政策和实践不仅显示

了国家如何适应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也反映了国家如何试图通过不同方式优化其自然资源的利用。

南非的第一波资源民族主义主要体现在对其丰富的矿产资源的控制中。这一时期，南非政府通过法律和政策加强了对金矿和其他矿产的国家控制，这与其作为世界主要金属供应国的地位密切相关。矿业是国家经济的核心部分，政府通过控制这一部门来保障国家的经济独立和发展。例如，1967 年推出的《矿产法》（Mining Titles Registration Act）加强了政府对矿产开采许可的控制，并确立了矿产资源国家所有的法律框架。进入 21 世纪，南非的资源民族主义策略开始关注更为复杂的监管和税收体系，以提高资源开发的国家收益和促进社会经济公平。2002 年，南非政府通过了《矿产和石油资源发展法案》（MPRDA），该法案重新定义了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和管理，强调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并要求矿业公司必须履行社会和经济责任，包括提高本地社区和弱势群体在矿业中的参与度。此外，这一时期，南非政府也通过提高矿业税率和修改矿业公司的操作许可条件来增加公共收益。经济上，通过国家控制和管理矿产资源，南非政府显著提高了从矿业部门获得的收入。强化监管和税收体系，尤其是通过《矿产和石油资源发展法案》（MPRDA），确保了矿产开发活动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政治上，通过资源民族主义政策，南非政府增强了其在民众中的支持，因为政府通过提高本地社区和弱势群体在矿业中的参与度，展示了其关注公平和社会正义。南非的资源民族主义从最初的控制和利用自然资源以支持国家发展，转变为通过更精细的监管和税收政策来确保资源开发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这两个阶段的政策反映了南非政府如何应对内外压力，以及如何试图通过资源管理达到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

20 世纪 70 年代，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Kambarage Nyerere）推行了社会主义政策。1970 年，尼雷尔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国有化措施，包括对重要矿产资源的国家控制。尼雷尔推动的《阿鲁沙宣言》（Arusha Declaration）标志着坦桑尼亚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主张通过国家控制自然资源来消除外国依赖并促进国家发展。尤其在钻石和宝石矿业领域，政府成立了国家矿业公司，直接介入矿产的开采和销售。21 世纪初，坦桑尼亚的资源民族主义策略发生了调整，政府开始强化监管和税收政策以优化资源的经济利益。例如，2001 年政府对矿业法进行了重要修订，引入了更加严格的许可和监管体系，以确保矿产资源的开发能够为国家带来更大的收益。新的法律强调了对外国投资的监管，要求矿业公司必须履行一定的社会和环境责任，同时政府提高了对矿业活动的税收，以增加国家收入。这一转变在新总统约翰·马古富力（John Magufuli）上台后加速发展，政府更加关注资源的盈利和公平分配。重大修订的矿业法要求矿业公司与政府共享地下数据并持有一定比例的免费股份，以确保资源开发的利益更公正地惠及坦桑尼亚人民。2017 年，坦桑尼亚政府与国际矿业巨头巴里克黄金公司（Barrick Gold）进行了一系列谈判，这导致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其中包括 3 亿美元的一次性支付和未来收益的分成，以及成立一个由国家和公司共同管理的矿业公司。这一协议被看作是坦桑尼亚政府确保矿产利益公正分配的一个重要胜利。通过这些措施，马古富力总统强化了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和利益的保障，体现了坦桑尼亚资源

民族主义策略的新方向。这表明了一个从单纯的国有化向更综合的监管和利益共享转变的资源民族主义新阶段。

结语

本文对非洲资源民族主义进行了分析，主要从资源民族主义的概念界定、兴起与发展、表现与影响三个角度予以论述。资源民族主义的形式多样，但其核心目标一致，即强化政府在资源部门的主导作用，提升国家在资源利益分配中的份额。非洲拥有独特的地域特性和历史背景，资源民族主义尤其突出，这一现象反映了国际关系中权力动态的重新定位，是非洲国家对历史上资源掠夺和不平等交易的一种回应。20世纪60至70年代，非洲出现了第一波资源民族主义，独立后的非洲国家试图通过全面国有化措施控制其自然资源。21世纪以来，非洲迎来了第二波资源民族主义，非洲国家更加注重通过监管和税收策略来优化资源收益，而不完全依赖国有化。虽然资源民族主义给全球资源的价格带来不确定因素，还可能引发国际关系的紧张，但第一波资源民族主义在促进非洲国家走向独立自主，削弱殖民主义残余影响方面具有历史性意义。第二波的资源民族主义，不再是国家建构的组成部分，受到资源价格不断上涨的利益驱动，采取相应措施强化国家在战略性资源部门中的角色，提高政府在资源利益分配中的份额。与此同时，非洲国家越来越自主地决定与本国资源利益有关的经济规则，预示着一种新的、主权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日益清晰地展现出来。

非洲国家在实施资源民族主义政策时需要审慎权衡，避免陷入过度保护主义的陷阱，应着眼于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公平分配，促进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稳定。只有如此，才能有效推动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高本地社区和弱势群体的参与度，实现资源的公平利用和共享。

资料来源

- [1]. Akinola, A. (2009). Nationalization of the oil sector in Nigeria.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cs*, 18(3), 435-459.
- [2]. Bremmer, I., & Johnston, R. (2009). The rise and fall of resource nationalism. *Survival*, 51(2), 149-158.
- [3]. Bryceson, D. F. (1980).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Tanzanian mining sector.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8(1), 91-122.
- [4]. Childs, J. (2016). Geography and resource nationalism: A critical review and reframing. *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Society*, 3(2), 539-546.
- [5]. Frynas, J. G. (2004). The oil boom in Nigeria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the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ource Policy*, 29(2), 107-115.
- [6]. Lange, S. (2006). *Benefit streams from mining in Tanzania: Case studies from Geita and*

Mererani. Chr. Michelsen Institute.

- [7]. Leonard, L. (1983). Mining legislation and mineral development in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South African Law*, pp. 123-138.
- [8]. Marais, H. (2011). The impact of mine nationalisation on South Africa's political economy.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8(2), 201-222.
- [9]. Mares, D. R. (2010). Resource nationalism and energy security in Latin America: implication for global oil supplies.
- [10]. Mkandawire, P. T., & Soludo, C. C. (1999). *Our continent, our future: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structural adjustment*. Idrc.
- [11]. Obi, C. (2010). Oil as the 'curse' of conflict in Africa: Peering through the smoke and mirrors.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37(126), 483-495.
- [12]. Ross, M. L. (2012). *The oil curse: How petroleum wealth shape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3]. Wilson, J. D. (2015). Understanding resource nationalism: economic dynamics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Contemporary Politics*, 21(4), 399-416.
- [14]. Koch, N., & Perreault, T. (2019). Resource nationalism.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3(4), 611-631.
- [15]. Bremmer, I., & Johnston, R. (2009). The rise and fall of resource nationalism. *Survival*, 51(2), 149-158.
- [16]. Arbatli, E. (2018). Resource nationalism revisited: A new conceptualization in light of changing actors and strategies in the oil industry. *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 40, 101-108.
- [17]. Andreasson, S. (2015). Varieties of resource nationalism in sub-Saharan Africa's energy and minerals markets. *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Society*, 2(2), 310-319.
- [18]. Jacob, T., & Pedersen, R. H. (2018). New resource nationalism?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anzania's extractive industries. *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Society*, 5(2), 287-292.
- [19]. Lange, S., & Kinyondo, A. (2016). Resource nationalism and local content in Tanzania: experiences from mining and consequences for the petroleum sector. *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Society*, 3(4), 1095-1104.
- [20]. Kinyondo, A., & Huggins, C. (2019). Resource nationalism in Tanzania: Implications for artisanal and small-scale mining. *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Society*, 6(1), 181-189.

- [21]. Butler, A. (2013). Resource nationalism and 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Journal of the Southern African Institute of Mining and metallurgy*, 113(1), 11-20.
- [22]. Poncian, J. (2019). Galvanising political support through resource nationalism: A case of Tanzania's 2017 extractive sector reforms. *Political Geography*, 69, 77-88.
- [23]. Cawood, F. T., & Oshokoya, O. P. (2013). Resource nationalism in the South African mineral sector: Sanity through stability. *Journal of the Southern African Institute of Mining and Metallurgy*, 113(1), 45-52.
- [24]. Caramento, A., Saunders, R. G., & Larmer, M. (2023). The Return of Resource Nationalism to Southern Africa—Introduction.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49(3), 339-357.
- [25]. Burgess, S., & Beilstein, J. (2013). This means war? China's scramble for minerals and resource nationalism in southern Africa.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34(1), 120-143.
- [26]. Cawood, F. T., & Oshokoya, O. P. (2013). Considerations for the resource nationalism debate: a plausible way forward for mining taxation in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the Southern African Institute of Mining and Metallurgy*, 113(1), 53-59.
- [27]. 陈宇.资源民族主义及其成因[J].国际观察,2017,(03):147-157.
- [28]. 罗圣荣,安东程.缅甸资源民族主义及其影响研究[J].世界民族,2016,(04):48-54.
- [29]. 张建新.资源民族主义的全球化及其影响[J].社会科学,2014,(02):19-27.

各国动态

非洲

【资源动态】美国智库力劝美国政府加强与非洲的资源外交

当地时间 4 月 11 日，美国和平研究所（USIP）的一个研究小组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多项建议，以支持建立对非洲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进而实现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多元化。该研究小组认为，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取决于关键矿产的可靠供应，这些矿产是对不断变化的现代经济而言非常重要的一系列产品和服务的基础。然而，对于许多关键矿产，如钴、石墨和锰，美国严重依赖进口。为了避免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可能采取的出口管制和市场操纵所带来的风险，美国有必要与非洲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此举有助于实现关键矿产供应链多元化。

——编译自 4 月 11 日 Mining Weekly

非洲

【资源动态】联合国官员敦促非洲积极开发可再生的矿产资源

近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第十届非洲区域可持续发展论坛（ARFSD）上，联合国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Amina Mohammed）强调非洲拥有世界上 50% 至 60% 的太阳能资源，但过去 20 年间，非洲在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中的份额仅为 2%。她提到，非洲的电动汽车的价值链到 2050 年将达到 60 余万亿美元，呼吁全球金融者支持非洲国家开采铜和钴等关键矿产，助力其发展可再生能源。同时，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克拉弗·盖特（Claver Gatete）也表示非洲政府需利用非洲大陆的丰富自然资源，尤其是关键矿产。

——编译自 4 月 26 日 APANEWS

刚果（金）

【资源动态】刚果（金）指控苹果公司使用非法开采的矿产

当地时间 4 月 25 日，刚果（金）正式指控苹果公司使用在其东部冲突地区非法开采的矿产资源。刚果（金）的律师向苹果发出了停止侵权通知书，声称苹果公司的产品利用了刚果（金）的锡、钽、钨和金等，而这些矿产资源是由卢旺达从刚果（金）走私出去的。苹果公司在其 2023 年年度报告中表示，其供应链中的冶炼厂或精炼商没有直接或间接为刚果（金）

或其邻国的武装团体提供资金或利益。但刚果（金）律师指出，这些矿产通过全球供应链被合法化，并且苹果对供应链中的矿产来源监管不力，本应发挥作用的“锡供应链项目”（ITSCI）存在诸多严重缺陷。刚果（金）要求苹果在三周内作出回应，否则将采取一切法律措施。

——编译自 4 月 25 日 Le Monde

埃及

【资源动态】埃及宣布 5 月起全面停止液化天然气出口以应对国内激增的需求

近期，由于国内天然气产量下降及夏季用电需求增加，埃及政府宣布自 5 月起停止出口液化天然气。这是自 2018 年以来，埃及首次重新转而进口液化天然气，此举旨在应对日益严峻的能源危机，确保足够的能源供应满足国内需求。4 月 16 日起，埃及恢复实施对多个省份的居民用电限制措施。此外，埃及计划通过增加液化天然气进口来补充国内能源供应，这是恢复日常停电的直接原因之一。据亚历山大供电公司透露，为节约能源，埃及将每天实施最长 2 小时的停电措施。预计这一措施每年可帮助国家节省约 10 亿美元。2023 年夏季，受高温天气影响，埃及就曾遭遇电力供应紧张，导致全国范围内一度出现停电情况。为缓解国内外天然气供应压力，埃及当时已采取季节性停电举措，该措施自 2023 年 7 月开始执行，直至当年 10 月。

——编译自 4 月 23 日 S&P Global

索马里

【资源相关】土耳其将于 2025 年起在索马里附近海域开采石油

近日，索马里石油和矿产资源部部长穆罕默德·阿拉贝（Mohamed Hashi Abdi 'Arabey'）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土耳其计划从 2025 年初开始在索马里海岸线附近启动深海石油勘探作业。这一言论与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阿尔帕斯兰·巴伊拉克塔尔（Alparslan Bayraktar）的声明相符。勘探工作将从巴拉维和霍比奥地区对岸的海岸开始进行，这两个地区分别位于摩加迪沙南部约 200 公里和东北部约 500 公里处。这一计划是索马里与土耳其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合作协议的一部分。当地的立法人员提及该协议隐含涉及石油资源方面的内容。尽管议会要求就协议条款，特别是最终收入分配提供更多明确信息，但具体细节仍未披露。分析人士认为，通过这种能源领域的合作，土耳其计划加强其在非洲之角地区的影响力。

——编译自 4 月 23 日 The EastAfrican

南苏丹

【资源动态】南苏丹将恢复石油出口

当地时间4月26日，苏丹表示南苏丹将在两个月内通过苏丹港的杰拜莱因（Jabalyn）管道恢复石油出口。苏丹主权委员会副主席马利克·阿格尔（Malik Agar）称，苏丹正在努力恢复石油出口，但并未透露具体行动。一位南苏丹外交官指出，石油是国际资源，受益者不仅是苏丹和南苏丹。他指出，美国企业一直在利用供应链中的代理商，在国际市场上寻找销售原油的市场。安全和外交方面的观察人士表示，在南苏丹政府和苏丹政府的许可下，双方公司达成了协议，允许技术人员进入中断地区的设施和车站进行维修和维护。自苏丹冲突以来，南苏丹依赖其通过苏丹出口的石油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与此同时，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努力进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

——编译自4月22日 African Energy Council

乌干达

【社会动态】乌干达法院拒绝推翻严厉的反同性恋法

当地时间4月3日，乌干达宪法法院驳回了废除一项有争议的反同性恋法律的申请，该法律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严厉的反同性恋法律之一。根据该法律，“进行同性恋行为”可判处终身监禁，并将“严重同性恋”定为死刑罪行。该法自去年5月通过，引发了广泛争议。尽管法院指出该法部分内容侵犯了健康权和正常的生活权利，但裁决最终支持法律的大部分内容。这一决定在国际上遭到了强烈批评，并引发了对乌干达的多项制裁。

——编译自4月3日 Le Monde

塞内加尔

【政治动态】塞内加尔新总统法耶宣誓就职

当地时间4月2日，塞内加尔新总统巴西鲁·迪奥马耶·法耶在首都达喀尔附近的迪亚姆尼亚久市宣誓就职。法耶在就职演讲中承诺将塞内加尔建设成一个充满希望和和平的国家，并强调将与其他非洲国家领导人合作，推动非洲的和平、安全、稳定和一体化。他还表

示将与尊重塞内加尔主权的国家建立互利互惠的伙伴关系。法耶现年 44 岁，是自 1960 年塞内加尔独立以来最年轻的总统，在 3 月 24 日的选举中以 54.28% 的得票率获胜，任期五年。

——编译自 4 月 6 日 Le Monde

塞拉利昂

【卫生动态】塞拉利昂宣布进入全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当地时间 4 日，由于毒品和药物滥用问题日益严重，塞拉利昂总统比奥宣布该国进入全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在全国电视讲话中，比奥指出，塞拉利昂的毒品滥用情况已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他特别提到，“库什”这种作用类似大麻的化学合成毒品，多年来一直在国内流行。由于毒品的滥用及其破坏性的影响，尤其是“库什”的普及，塞拉利昂人民正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应对措施中，比奥宣布成立一个由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组成的特别工作组，负责执法、预防、治疗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工作，共同应对和打击毒品问题，力求恢复国家秩序。

——编译自 4 月 6 日 CNN

津巴布韦

【经济动态】津巴布韦推出由黄金和外汇支持的新货币以取代目前的本币

当地时间 5 日，津巴布韦央行宣布推出一种新货币，以应对当前本币新津巴布韦元因通货膨胀和急速贬值而面临的挑战。这种被称为“结构化”货币的新币种将以央行持有的外币和黄金等贵金属储备为支持。新津巴布韦元自 2019 年引入，今年以来已经贬值近四分之三。根据最新报道，黑市汇率为 1 美元兑换 36000 新津巴布韦元，而官方汇率则是 1 美元兑换 26000 新津巴布韦元。津巴布韦央行目前持有约 1 亿美元现金和 2.5 吨黄金储备。此举旨在稳定货币价值，以恢复经济信心。

——编译自 4 月 5 日 Reuters

肯尼亚

【政治动态】肯尼亚国防军司令坠机身亡

当地时间4月18日，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William Ruto）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在肯尼亚西部埃尔盖约-马拉奎特郡发生的直升机坠毁事故中，包括国防军司令弗朗西斯·奥格拉（Francis Ogolla）在内的10名高级军官不幸遇难。鲁托表示，这架直升机是从当地一所小学起飞后于14时20分左右坠毁并起火。机上共有12人，幸存的2人目前正在接受医院治疗。据了解，奥格拉将军及其随行人员当天早晨从首都内罗毕出发，前往西部地区视察国防军支援的学校翻新工程以及查看部署在边境和动乱地区的部队。事故发生后，鲁托总统紧急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并宣布从19日起，肯尼亚将举行为期三天的全国哀悼。目前，肯尼亚军方已封锁了事故现场，相关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编译自4月18日BBC

乍得

【政治动态】美国宣布“暂时”从乍得撤军

当地时间4月25日，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将从乍得和尼日尔撤出大部分军队。这是一周内美国在西非和中非地区的安全和反恐政策遭受的第二次重大打击。具体而言，美国将调走目前部署在乍得的大约100人部队中的大部分士兵，驻扎在尼日尔的1000名美国士兵大多数预计也将撤离。由于非洲国家政府要求重新谈判美军人员的行动规则和条件，美国国防部被迫缩编部队。分析人士说，两国都希望谈判条件更有利于自己的利益。从尼日尔撤军的决定是最终决定，但美国官员表示，他们希望在5月6日乍得大选后恢复安全合作谈判。在这两个国家的美国军事顾问撤离之际，尼日尔、马里以及布基纳法索正在放弃多年来与美国的合作，转而与俄罗斯建立伙伴关系，或者至少尝试与俄罗斯建立更紧密的安全关系。美国官员表示，与美国从尼日尔撤军不同，从乍得撤军可能只是“暂时的”。

——编译自4月25日The New York Times

编译：卜现东

校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组